

“民族语文故事”之十九

黄雷:用民族语言密切干群关系

□ 本报特约记者 贺东

初识河池市投资促进局局长黄雷,我就被他惊人的语言天赋折服,方言土语,南腔北调都说得地道纯正,只要他开口,只言片语总能说到群众的心坎上。不久前,黄雷凭着30年前学过一个学期的壮文基础知识,通过了2017年度广西壮语文水平考试(中级)。于是,我决定写一写黄雷,说一说他对民族语言的执着与追求。

10岁初识壮文便产生浓厚兴趣

今年40岁的黄雷,出生在河池市凤山县三门海镇的一个小山村。贫苦的童年生活,历练出他勤奋刻苦的品质。山里条件艰苦,黄雷的启蒙教育在村小完成。“10岁那年,我读小学四年级,学校开设了一个学期壮文课,第一次接触壮文,我就觉得拼读壮文音标就像学习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拼读壮文单词就像把多种声音组装在一起一样美妙。”天生聪颖的黄雷,初识壮文就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在以主科为主的教育模式里,壮文学习在黄雷的学习生涯里,宛如稍纵即逝的星辰,短暂而匆匆。但一个学期的壮文学习经历,让一向好学的黄雷牢牢掌握了壮文音标的拼读,为他日后自学壮文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参加工作后,有一天陪孩子看电视,我在选择电视频道时,突然看到广西电视台播放的壮语版《西游记》,配音很熟悉,一听就知道是覃祥周老师的声音,一下就重燃了我

对壮文学习的兴趣。”黄雷说。对他而言,学壮文不单靠书本,很多知识更来自生活——那些标注在不同场合门牌、标语或是宣传册里的壮文,每每与壮文邂逅,黄雷都在心里默默拼读起来。拼读多了,发现的问题也就多了。在工作岗位不断变换的生活里,黄雷曾有意无意纠正出一些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壮文单词、表述或标注上的错误。

“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个地方发展很好!”每次逢年过节或出差在外,黄雷喜欢用壮文在自己的微信、微博记事。曾有着13万粉丝的黄雷实名微博,“雷粉们”纷纷吐槽:“雷哥英语基础棒”“你说的是什么语言”“你微信发的那些英文是不是小孩乱发了,我英语六级竟然一个单词看不懂”。在遇到朋友们对壮文不解的尴尬时,黄雷更多时候是既当壮文翻译员,又当壮文普及者,言辞间常常让朋友们会心一笑。到现在,他的博友、微友们都叫他“Beixnuengx”(贝依,意为兄弟姐妹)。



▲黄雷(中)向群众了解壮族节庆文化。

“壮语是全世界最美的语言”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说过:“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

从小钟情于壮文的黄雷,在繁忙工作之余,不忘自学壮文,通过网络、阅读、影视等形式,探求壮文的魅力所在。黄雷发现壮文的发音,最能准确地把自然界的声响原音原生态无损地再现,如猪哼狗叫、鸡啼鸟鸣,甚至风吹草动,壮文都能惟妙惟肖地拼读出来,给人以亲近感,这是很多语言的发音无法实现的。

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文化支柱,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具有保持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了探寻壮文浑厚的历史,黄雷查阅了大量关于壮文的书籍。他发现广西的壮族和贵州的布依族,多数群众都自称bouxyaej,但汉语音译则有布依、布越、布仲、布依、布曼之别。壮话与布依话是两种很接近的语言,特别是布依语和壮语北部方言,有很大的共同性。他认为,壮文现有的词库还不够完善,一些群众使用的精彩词语以及俗语没有得到广泛收集。随着社会的发展,壮文词库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特别是一些新词术语,未能及时“无缝对接”地翻译补充,造成壮文使用当中的一些困境。

有人担心孩子学了壮文,会导致学不好汉语。对于这样的担忧,黄雷说:“从语言学的角

度看,语言都有其异同规律,掌握它的规律了,就会触类旁通。语言是人类沟通感情的工具,是友谊的桥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国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繁荣发展与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语言相辅相成,对不同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视和学习,有利于引入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哪里要说哪里话。因为熟练运用民族语言,黄雷总让老百姓觉得很亲近。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和巴马瑶族自治县,黄雷与过去和现在的扶贫联系点群众打得火热,两地群众口中的黄雷是“什么方言土语都能讲”的领导。黄雷说:“随着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服务的干部,要密切干群关系,加深干群感情,必须学好民族语言才能与群众沟通思想、交流感情,提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向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准确、详细地了解掌握基层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由此可见,掌握少数民族语言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显得极为重要,它是密切干群关系、加深干群感情的润滑剂。”

黄雷深刻认识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他认为,学习民族语言和保护方言并不是要封闭自己,方言和普通话都讲得好的才是真的厉害。讲方言,学方言,保护方言,是一种乡愁的保留和记忆,同时,在对由方言衍生的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面,也起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笔者看到黄雷的笔记里写着这样一段话:“壮语,是你,让我不用化妆,素面朝天的也可以魅力无限;是你,在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如鲜花般绽放绚丽,展现多彩。说壮语,说标准壮语,那样清新、那样美好。壮语,你如清泉,我掬你入口;你似爱人,我拥你入怀。我想大声说,热爱壮语吧,这是我们壮家人最美的语言,这是全世界最美的语言!”

侬佬族作家潘琦说过:“有一些人,用短短的腿走长长的路,用矮矮的身爬高高的山”。黄雷,这位出生在桂西北大山的壮家儿子,也许就属于这种人。



▲黄雷(右)在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时与同学研讨民族工作。



▲黄雷(前排左二)与巴马群众探讨壮族山歌曲调。

40岁“裸考”拿下壮语文中级水平证书

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让黄雷自学壮文如鱼得水。2016年,黄雷在浏览网页时偶然看到2016年度壮语文水平考试公告,他看了历年的真题后,发现自己基本都能作答,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直接报考了高级等级的考试(注:考试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

然而,因久离壮文学习,且从来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和老师辅导,很多单词变得异常生疏,拼读和拼写消耗了大量的时间,整张试卷只完成了70分的基础知识部分答题,30分的作文题还来不及写就抱憾交卷。最终以“50分”的成绩,检验了黄雷30年前一个学期的壮文学习基础。

“裸考”壮语文水平高级等级考试抱憾而归,黄雷并未气馁。他感觉自己若降低到中级参加考试,一定稳操胜券。

日子总在匆忙中消逝。由于工作岗位变动,每天奔劳在全国各地招商引资的黄雷,在2017年度壮语文水平考试报名截止日的夜

才匆匆忙忙完成壮语文中级考试报名。这一次,同样是“裸考”,在考试中,他在壮语文基础知识、组词造句、阅读理解、翻译(壮译汉、汉译壮)以及作文等题型中都答得很轻松,写完整张试卷,距离考试终止时间还有50分钟。

2017年,正当人生不惑之年,这一次,黄雷如愿拿到了壮语文中级水平考试等级证书。“壮语文水平考试对规范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促进壮族文化传承具有积极作用。”黄雷表示将继续努力向“高级”冲刺。

谈及行政人员参加壮语文水平考试现象,从事民族语文本体及政策研究工作多年的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局)博士、纪委书记、副主任李旭练说:“根据我的观察,自广西开展壮语文水平考试以来,本土行政官员里报考的人并不多。行政官员或者行政人员主动参加民族母语水平考试,至少让本民族的人看到自己语言的价值,让他们能够愿意说、愿意学、愿意使用,使民族语言能够得到维持和保护,让民族文化得到延续。”